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河源紀畧卷二十三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

臣

吳省蘭

謄錄舉人

臣

解會心

欽定四庫全書

河源紀畧卷二十三

辨訛四

輿地廣記

河水出崑崙自古言者皆失其實禹本紀山海經固  
已迂怪誕妄而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事亦為臆說  
謹案歐陽忞蓋承杜佑之說信吐蕃之河源而不  
信西域之河源故其言如此顧謂禹本紀山海經

為迂怪誕妄則信然矣若謂班固張騫傳所載河源事為臆說樂聞創論而妄攻舊議無乃太過乎

通志

河水自西域來其大源有三正源出崑崙山東北陬而東行一源出天竺蔥嶺一源出于闐南山北行與蔥嶺河合而東入於崑崙河或云張騫窮河源至蔥嶺河爾故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而沒其正源也三河合而東過蒲昌或云入蒲昌而

復東出于理不然乃東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  
以西南流是為中國河積石山屬鄯州

謹案漢書西域傳云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  
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  
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其河有兩源  
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  
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云云詳考班氏之說證以今之  
欽定輿地全圖真可謂明若眉列指數不失尺寸者也

史記大宛傳云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小多  
玉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崑  
崙之在于闐又顯有可據者也今鄭樵之說云河  
有三源一源出天竺蔥嶺一源出于闐南山北流  
與蔥嶺河合而東入於崑崙河是蔥嶺于闐之外  
復有一崑崙河矣既為西域傳之所無又非今地  
圖之所有則所謂崑崙河者果安在乎又引或云  
張騫窮河源至蔥嶺河爾又譏西域傳但知蔥嶺

于闐之兩源而沒其正源若云張騫未至崑崙故  
作西域傳者但知有蔥嶺于闐河而不知有崑崙  
之正源也影響猜疑茫無所據其尤甚者則以捐  
毒蔥嶺為天竺蔥嶺河水注蒲昌為過蒲昌且以  
入蒲昌而復出為於理不然以大積石山為屬鄯  
州種種差謬可一一為之指正也水經注云河水  
重源有三一源出捐毒蔥嶺鄭氏之言蓋本諸此  
捐毒舊本水經注訛作身毒身毒即天竺也故鄭

氏遂云一源出天竺蔥嶺考漢書西域傳云捐毒  
國南與蔥嶺屬西上蔥嶺則休循也屬者連也是  
捐毒國南與蔥嶺相連西與休循相近也西域傳  
又云休循國在蔥嶺西東至捐毒二百六十里則  
捐毒當在蔥嶺之東北西南去蔥嶺不過百餘里  
矣史記大宛傳云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大夏即大月氏也大月氏在蔥嶺西南二千餘里  
身毒又在大夏東南數千里豈得以蔥嶺東北百



餘里之捐毒為大夏東南數千里之身毒乎且水  
經注云一源出捐毒蔥嶺夫惟捐毒即在蔥嶺之  
下故稱捐毒指其國稱蔥嶺指其山兩相比附故  
連稱以著明之若身毒蔥嶺則相去懸絕何得連  
文並舉乎然捐毒之訛為身毒尚有一字之可尋  
而身毒又轉為天竺更無蹤跡之能辨矣一訛再  
訛愈轉愈甚亦何所底止乎又考漢書西域傳云  
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

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為中國河云是蒲昌為河水之所注實伏流之始其下即潛行地下矣何得云三河合而東過蒲昌過者經流之謂非伏流之謂蒲昌既為河水之所經流其下又當入於何處則固未之聞也乃又引或云入蒲昌而復出直駁之云於理不然所謂或云者意蓋指漢書

西域傳之所云也西域傳之言至為足據今乃云  
于理不然其理果何理乎又考濟水三伏三見見  
於禹貢而水經注所記諸川如漾水潛水涑水桑  
乾水之類皆有伏流何獨至於河而疑之鄭氏所  
云然乎否乎至謂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  
南流為中國河云云乃承山海經漢書水經之訛  
又以積石山為屬鄯州乃承後漢書注之訛辨皆  
已見山海經漢書水經後漢書注條下

文獻通考

古今言禹導河始於積石而河源出自崑崙其說皆荒誕惟通典及輿地廣記所言辨析詳明

謹案馬端臨之說亦不過但信吐蕃之河源不信西域之河源耳因極力推崇通典及輿地廣記二書而不覺其言之太過也夫禹導河積石之文載在尚書河出崑崙墟之說本於爾雅尚書宣聖之所刪爾雅周公之所作今云說皆荒誕不已過乎

潘昂霄河源志

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如散渙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眎燦若列星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徂東連屬吞噬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合流入赤賓其流寢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幹倫譯言九度通廣六七里馬亦

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騎過之民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繼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亘測矣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達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又四五日程至地名濶及濶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刺別里赤免四達

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  
山南山皆不穿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狽獐  
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  
越之者行五六月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  
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有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  
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  
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  
始有州治官府州隸河州吐蕃等處宣慰司又四五

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  
謹案潘昂霄所志吐蕃河源較唐書頗為詳悉顧  
其間猶有未盡愜者則由窮源尚未得其源考古  
尚未合于古也如云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  
泓沮洳散渙燦若列星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  
星宿也自此以上更未云有一源出于何處者是  
即以星宿海為河水之真源矣恭考

欽定輿地全圖河自回部于闐蔥嶺發源東流三千餘



里注於羅布淖爾此羅布淖爾以上未伏流之河源也河自羅布淖爾伏流之後東南行沙磧中千五百里至巴彥哈拉乃出為阿勒坦郭勒此巴彥哈拉以下伏流始見之河源也此源去星宿海西南尚有三百餘里潘志既不知羅布淖爾以下伏流之河源又不知星宿海以上始發之河源故曰窮源尚未得其源也伏讀

御製河源案語有云崑崙在今回部中回部諸水皆東

注蒲昌海即鹽澤也鹽澤之水皆入地伏流至青海  
始出則星宿海諸水皆是也而大河之源獨黃色為  
靈異更在星宿海之上非崑崙之水伏流至此以出  
而挾星宿海諸水為河瀆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  
一證矣蒲昌海即羅布淖爾青海即吐蕃地也是青  
海始出之黃河為回部再出之重源明矣又讀

聖諭有云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云  
阿勒坦即黃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實係黃河上源其

水色黃迴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又阿勒坦郭勒  
之西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蒙古語  
噶達素北極星也齊老石也其崖壁黃赤色壁上為  
天池池中流泉噴涌醞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  
郭勒則真黃河之上源也是星宿海之上尚有三百  
餘里之真源矣此皆元使之所不至遂為潘志之  
所不詳故曰窮源尚未得其源也至云朶甘思東  
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

乞里塔即崑崙也是以亦耳麻不莫刺為崑崙矣  
又云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  
時六月見之恭考

欽定輿地全圖巴彥哈拉之東北七百餘里有山曰阿  
木奈瑪勒占木遜蒙古語謂祖阿木奈謂色班駁  
瑪勒占謂冰木遜此即禹貢所謂導河積石山非  
古所謂崑崙山也今據潘志云其山最高雪冬夏  
不消土人言成冰時六月見之蓋其山最高故謂

之祖積雪不消遠年成冰故色斑駁且以冰名也  
然則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即亦耳麻不莫刺或蒙  
古語古今異耳是為禹導河積石山非即崑崙山  
明矣恭讀

御製讀宋史河渠志有云崑崙在回部離此將萬里誰  
能移于此乎故曰考古尚未合于古也又云河北行  
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  
日程至貴德州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積

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是又以龍支唐述山一名積石為禹貢導河之積石矣龍支唐述山一名積石非禹貢之積石辨已詳見後漢書注條下矣而此則既誤以禹貢積石為崑崙自不得不以龍支唐述為積石矣故曰考古尚未合于古也

欽定四庫全書

河源紀畧卷二十四

辨訛五

梁寅河源記

世多言河出崑崙者蓋自積石而上望之若源於是  
矣而不知星宿之源在崑崙之西北東流過山之南  
然後折而抵山之東北其遶山之三面如玦焉實非  
源於是山也然凡水者山之血脈也山高而廣則其

水必衆而鉅崑崙至高廣者也而謂無一水源於其間耶其不言之者蓋欲破昔之謬著今之奇故畧之爾

謹案梁寅所指之崑崙山蓋即禹導河積石山在古析支之地水經注所謂河曲者也故云河自西北東流過山之南然後折而抵山之東北其遶山之三面如玦焉是此山之為禹導河積石山明矣既誤指禹導河積石山為河出崑崙山遂以唐述



山一名積石山為禹導河積石山故云自積石而  
上望之若源於是矣自積石而上者自唐述山一  
名積石山之積石而上也若源於是者蓋即指誤  
認之河出崑崙山其實乃禹導河積石山也夫河  
之不源於禹導河積石山亦何待辨因誤認禹導  
河積石山為河出崑崙山遂謂河源不出於崑崙  
夫豈其然寅為是說於心蓋亦有未安故又從而  
為之辭曰水者山之血脉山高而廣其水必衆而

鉅崑崙至高廣而謂無一水源於其間耶是又周旋河出崑崙之說矣然終歸于不信故又云其不言之者蓋欲破昔之謬著今之奇故畧之爾夫河之必出于崑崙亦何待其周旋惟終歸于不信乃益形其差謬耳要之崑崙自在回部積石自在羌中不詳核于漢志不確訪其地形但憑臆見輕詆舊聞宜其多誤也

宋史

河渠志元至元二十七年命學士蒲察篤實西窮河源始得其詳今西蕃朶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復潞曰哈刺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蘭也里木二河東北流為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涉也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濶即曰濶提者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色濁繞崑崙之南折而東注合乞里馬出河復繞崑崙之北自貴德西寧之

境至積石經河州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  
入中國

謹案山海經曰崑崙之邱河水出焉爾雅云河出  
崑崙虛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  
是崑崙者河水所出之山非所繞之山也考宋史  
所叙河源在西蕃朶甘思南鄙之星宿海是即唐  
書所謂吐蕃之河源非漢書所謂西域之河源矣  
夫崑崙之在西域遠距星宿海西北數千里據宋

史所云星宿海流出復潞曰哈刺海東出曰赤賓  
河復東北流為九渡河又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  
會曰濶即濶提者謂之細黃河此下始云繞崑崙  
云云則其所謂崑崙者去星宿海之東北蓋以數  
百里矣尚安得以星宿海西北數千里之崑崙移  
於此乎又案今之

欽定輿地全圖河自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伏流始出之  
後東南過鄂敦淖爾蒙古語謂星宿為鄂敦謂海

為淖爾是所謂鄂敦淖爾者即星宿海也又東南  
流五百五十餘里至阿木柰瑪勒占木遜經其南  
繞其東復折而西北此即禹貢導河積石之處水  
經注以此為河曲梁寅河源記言河繞山之三面  
如玦然故宋史云河繞崑崙之南折而東復繞崑  
崙之北云云是即誤指禹貢導河積石山為河水  
所出之崑崙矣不詳覈于古書而全憑其臆斷誠  
如

聖諭所云昆侖大山也河安能繞其南又繞其北此不待辨而可知其誣者也

### 元史

地理志河源附錄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然皆厯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

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真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騎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



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濶濶出  
得其說撰為河源志云云

謹案河源在吐蕃中說已見于唐書元又遣都實  
往探而其跡益著顧所言猶有未盡合者辨皆在  
上卷潘昂霄河源志條下此篇附于元史地理志  
之後亦即采潘志為之是以不盡錄但錄其緣起  
而其誤已不一而足矣如云河源古無所見案史  
記大宛傳云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漢書西域

傳云其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是史記  
明言河源出于闐漢書又言其河有兩源矣何得  
云河源古無所見乎又謂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  
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蔥嶺趨于闐匯鹽澤案漢  
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  
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  
昌海一名鹽澤是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  
于闐河北合蔥嶺河乃注鹽澤非二水交流發蔥

嶺反趨于闐乃匯鹽澤也位置不知方嚮遂背此  
不過直寫漢書畧更字句而其錯謬固已如斯又  
謂漢使張騫到西域見二水交流發蔥嶺趨于闐  
匯鹽澤唐薛元鼎使訪吐蕃河源得之於悶磨黎  
山然皆厯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  
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  
本真云云夫漢使所窮西域之河源固已顯然了  
無可疑即唐使所訪吐蕃之河源雖不甚詳要亦

可信今乃謂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真豈確論乎且漢唐二書具在試反覆其辭亦何語為怪迂何事非本真乎蓋元史不過欲自伸其論耳亦何必貶損前聞言之已甚如此乎

明一統志

崑崙山在朵甘衛東北番名亦耳麻不莫刺山極高峻雪至夏不消縣亘五百餘里黃河經其南云云

謹案此亦承潘昂霄河源志梁寅河源記宋史元

史之訛以亦耳麻不莫刺為崑崙山辨已見上各書條下矣

僧宗泐望河源詩自記

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河為抹處斄牛河為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斄牛河東北之水是為河源其源東抵崑崙可七八百里今所涉處尚三百餘里下與崑崙之水合流中國相傳以為源自崑崙非也

謹案宗泐之說蓋亦指大積石為崑崙故謂河源東抵崑崙可七八百里也辨亦見河源志諸書條

下

王鑿河源辨

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者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

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  
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  
者皆在西北元史所圖廼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  
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  
知也又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閼一出崑崙  
之墟且漢史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閼其山多玉石  
采來獻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為崑崙然非古所謂  
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

覩也又曰佛圖調謂鍾山西六百里外有大崑崙又  
有小崑崙然則崑崙果非一乎崑崙之遠近不一河  
源慈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  
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闐之南山北流與蔥嶺  
水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  
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為中國  
河北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  
輟廢千古之論故為之辨



謹案言西域之河源者始于史記而詳于漢書言吐蕃之河源者始于唐書而詳于元史兩家之說各有其是不可偏廢然河源有定而崑崙靡定蓋載籍極博考據難憑故從河源之所出以定崑崙而崑崙得矣不從河源之所出以定崑崙而崑崙失矣此史記以于闐南山為崑崙之所以得而元史以大積石山為崑崙之所以失也今王鏊生宋元之後當舉世不信西域河源之時而能獨創此

論亦可謂豪傑之士矣。所惜者明時幅員不廣，加之考覈未精，所論終屬謬悠。匪但不足以辨駁元史，并不得為尊信漢書也。如引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崑崙五萬里，又引外國圖言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虛信。此荒誕之詞，安可以窮實證之說乎？又謂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崑崙，之虛謂元史所見者，于闐南山之崑崙，未覩崑崙之墟。夫于闐南山則在西域，元史所見乃在吐蕃，豈不誤。

乎且于閼崑崙之外復有一崑崙果安在乎元史  
所見之星宿海雖非西域之河源實蒲昌伏流之  
重發也今并不知蒲昌以下之伏流豈能定星宿  
海之非河源乎又本山海經水經及郭鄴二注之  
說謂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取東南流入渤  
海又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閼國復分流歧出  
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河則猶仍漢書  
以前之訛辨如不辨矣要之辨河源者不覩真跡

未聞確論騁繁博之詞懷影嚮之見則疑古非也  
信古亦非也是以左袒吐蕃之說而攻擊西域者  
固為失即左袒西域之說而攻擊吐蕃者亦未為  
得焉

欽定四庫全書

河源紀畧卷二十五

辨訛六

俞安期崑崙積石二山辨

案禹本紀云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水經曰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河水出其東北取淮南子云高萬一千里有奇穆天

子傳云天子自崑崙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  
宗周瀝水以西至于崑崙側瑤池上萬有一千一百  
里水經注案是數說叅以山海經謂里至互殊難以  
詳究蓋考之山海經而不知崑崙有海內大荒之別  
也海內西經云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  
北隅又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  
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是有二崑崙矣蓋  
穆天子所登者山海經所謂海內之崑崙也班固西

域傳云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計其里至度其所在是介蔥嶺于闐之間矣蔥嶺以西為天竺國又西有大崑崙是為天柱是為地中山海經所謂大荒之崑崙禹本紀水經所謂去嵩高五萬里水經所謂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闐是其重源也西域傳又云河有蔥嶺于闐兩源合而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

范蔚宗云西域內屬諸國自敦煌西至鹽澤列起亭障置戍已校尉都護府介西域之中是蔥嶺于闐之流入於蒲昌漢之官卒目所經見班固記之諒非繇邈計度之辭水經所載十三國鄴道元亦引固書入證徃徃牕合是非誕妄至云鹽澤之水洄湍雷轉為隱淪之脈當其環流飛禽上經無不墜之是即河水所潛出於積石亦豈臆造由漢以來彰彰較著嗣後唐咸亨元年薛仁貴征吐蕃敗績大非川二年乃以



河關靜邊鎮置積石軍久之遂訛河關兩山夾峙河  
出其中者為禹導河積石逮至開元中張守節作史  
記正義始云河州有小積石山河源出大崑崙入鹽  
澤東南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  
積石山指河源所出者為大崑崙似以臨羌山為小  
崑崙矣又以河源關為小積石吐谷渾界者為大積  
石其名迹未盡溷也肅代之季吐蕃據有河湟中外  
隔越既易五朝歷數十年邈無紀載長慶中劉元鼎

使吐蕃胡怪乎以河關為積石紫山為崑崙以積石  
冒出之流星宿川為河源也而杜佑之通典歐陽忞  
之廣記馬端臨之通考以至鄧展都實潘昂霄輩不  
悟置軍名所由起寢假相延遂堅執元鼎之說極詆  
山海水經以及班固郭璞酈道元之傳於戲曲士拘  
儒經見不廣及乎知識未逮者輒為荒唐誠謬所謂  
少所見多所怪妄鼓筆札而令前人之與古蹟受誣  
千載也

謹案崑崙在西域積石在羌中此無庸辨也有禹  
本紀山海經水經之謬說而崑崙茫無定在矣有  
後漢書注隋唐書宋元史之謬說而積石茫無定  
在矣今欲定崑崙之所在當以史記大宛傳漢書  
西域傳為主而屏絕一切荒誕之辭欲定積石之  
所在當以漢書地理志水經注為宗而割斷一切  
謬悠之說斯為定論矣今俞安期辨崑崙積石二  
山知引水經注謂禹本紀諸說為難以詳究引西

域傳斷崑崙為在蔥嶺于闐之間是矣何又參以  
山海經海內大荒有兩崑崙之說以自濶乎又謂  
蔥嶺以西為天竺又西有大崑崙考史記大宛傳  
云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身毒即天竺大  
夏即大月氏大月氏在蔥嶺西南二千餘里身毒  
又在大夏東南數千里是天竺當反在蔥嶺之東  
南不得云蔥嶺以西為天竺矣今乃云蔥嶺以西  
為天竺是并不知天竺在蔥嶺之何方也既不知

天竺在蔥嶺之何方又何從而知天竺之西有大  
崑崙乎牽合羣書以證明之乃適成疵類耳知引  
唐書考河關兩山夾峙河流其中者非禹導河之  
積石引史記正義證吐谷渾界者為大積石是矣  
柰何又誤駁劉元鼎所指之星宿川為積石冒出  
之河源乎星宿川元史謂之星宿海大積石即今  
阿木柰瑪勒占木遜山也恭考

欽定輿地全圖鄂敦淖爾在阿木柰瑪勒占木遜西南

六百餘里蒙古語鄂敦即星宿淖爾即海是星宿  
海尚在積石西南六百餘里何得云星宿川為積  
石冒出之河源乎欲辨他人之訛而又自成其訛  
是為疎矣

萬斯同崑崙辨

山海經西次三經曰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河水  
出焉而南流注於無達海內西經曰海內崑崙之墟  
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河水出東北隅本止一山

而兩言之者蓋此經非出于一人故所載有詳畧其實非二山也山海經所指之崑崙不言在西域何國以上文考之其東北四百里曰槐江之山邱時之水出焉北流注於泐水泐水即泐澤也泐澤即鹽澤也鹽澤去陽關止三百里則崑崙當亦不遠漢武帝之所名與山海經所云地實相近漢武帝所案圖書當即用此經之文若夫唐書之崑崙漢語既曰紫山番語又曰悶磨蘇何以知其為崑崙而稱之劉元鼎雖

身歷其地不過因古書河出崑崙之言從而附會之  
非其實也元史之崑崙謂去河源三百里夫天下之  
水未有不發源于山者黃河為天下大川之首豈有  
不源于山而源于星宿海之理且番漢之語皆不名  
崑崙而都實獨意之曰此崑崙也其誰信之夫欲窮  
真源自當遡流而上乃不由水道反從山巔而行此  
何意乎自漢以來皆言河出于闐為都實者當先求  
漢之河源審知其非是然後求之他方庶幾無憾今



不問兩漢之故跡舍于闐而問之吐蕃自以為河源  
在是其誰信之夫河源不出于崑崙已背乎古人之  
說而其所謂崑崙又去于闐之崑崙數千里其不可  
渾而為一也明矣然則究安從惟山海經漢武帝之  
說吾有取焉

謹案萬斯同不信吐蕃之崑崙并不信星宿海為  
河源且引山海經西次三經及海內西經證漢武  
帝所名于闐崑崙為是駁元史謂水不源於山而

源于星宿海為於理不然此皆卓越之見也然以  
山海經不足據之道理紐合漢書鹽澤去玉門陽  
關三百餘里之說則大不然夫山海經道里之不  
足據固無庸辨至漢書謂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  
餘里此則今本漢書之訛脫也案水經注引山海  
經云不周之山東望沕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  
渾泡泡下云東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餘里沕澤即  
鹽澤是鹽澤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餘里非三百餘

里矣恭考

欽定輿地全圖回部羅布淖爾西去嘉峪關外玉門縣  
千三百餘里羅布淖爾即蒲昌海蒲昌海即鹽澤  
也是又鹽澤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餘里之明證矣  
今乃云鹽澤去陽關止三百里豈其然乎至不信  
星宿海為河源謂天下之水未有不發源於山者  
則其說甚是其意猶非何也蓋萬氏實未知星宿  
海之上三百餘里尚有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之真

源且并不知蒲昌以下有伏流至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而出者為重源潛發其意不過篤信山經漢志直疑河源當在西域耳顧其推測所至十已得其六七則較之潘昂霄輩以一人之目廢千古之論者為有進也

胡渭禹貢錐指附論河源

案吐蕃之源都實親見之殆非妄言西域之源且載於史漢豈為虛記然近世往往疑西域而信吐蕃何

也則以吐蕃之水與積石山下河相連為有目者所  
共見而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為中國河者幽閔  
難知故也故吾謂欲辨二源之是非其樞要全在于  
積石積石之河果為鹽澤潛流之南出也則必有卓  
詭之狀與凡水不同者山海經云不周之山東望沕  
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汩汩沕澤即鹽澤酈道元  
云洄湍雷轉為隱淪之脈當其環流之上飛禽奮翮  
霄中者無不墜於淵波河水之伏也如是則其南出

於積石自地中而上奮湍湍洶湧之狀倍奇於鹽澤  
可知也水經云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而道  
元絕無所發明則以積石久沒羌中人不得至其地  
驗其形故無可言也獨怪唐人頗有知大積石者聘  
使往來身歷其地見吐蕃之水自西南來即以為河  
源而不能於積石之下詳察重源之有無是為可憾  
耳自明王文恪著河源辨以來學者始稍稍尋繹前  
載然天下之事理有古是而今非者亦有古非而今

是者執一以論即非通人使積石之地果有重源顯  
發之迹則漢書為是元使為非苟無其迹而唯西南  
一大川自吐蕃來數千里與積石之河相連則亦不  
可謂非河源矣

謹案胡渭調停西域吐蕃二源之說揣摩伏流潛  
發之形亦可謂億則屢中矣惜未覩今之

欽定輿地全圖又未讀

御製河源詩及案語并讀宋史河渠志迄諸

聖諭也故知蒲昌之有伏流而不知星宿海以上有重  
源顯發之處知吐蕃之有河源而不知積石山之  
下無石門冒出之流是雖研精殫思其實終成影  
響矣蓋史記漢書本不誤柰積石界在羌中故積  
石以上之重源不知也唐書元史亦不誤柰蒲昌  
隅于西域故蒲昌以下之伏流不知也史記漢書  
審覈至精而潛行南出積石一語實為猜度之辭  
唐書元史覩聞已確而河源古無所見一言終是



不根之論故必存其兩是乃能定其兩非又必知其兩非乃能從其兩是然非遇

重熙累洽之朝

作師作君之聖據依

欽定之圖志折衷

御製之詩文亦烏能決從來之是非成不易之論斷哉

此古人未際之

昌期實臣等遭逢之大幸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河源紀畧卷二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

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

臣

吳省蘭

謄錄舉人

臣

解會心

欽定四庫全書

河源紀畧

紀事

臣等謹案河源出於西域道里遼遠實疆圉殊絕自古以來聲教不通夏書始言即叙王制不盡流沙降及後世或使命偶至或貢獻甫通傳聞所及史臣述以為據從未有混一疆土能實有其地而著之版圖者故張騫所窮疑焉無據劉元鼎篤什所

見詔為真源良由歷代以來圓於方隅隔於險阻  
虛存統率之名初無疆理之實無惑乎地志之所  
載闕焉未備也我

朝統一區夏式廓丕基開闢疆宇千古未有

聖祖仁皇帝削平西藏即遣使詳考西南徼外山川

世宗憲皇帝平定青海伊古吐谷渾党項羌戎雜處之地

悉隸版圖

皇上蕩平西域拓地二萬餘里凡準回全部昔時所謂

都護羈縻僅存其名者今皆列戍開屯建城設鎮  
藩籬中土備列提封於是乎崑崙勝蹟蔥嶺靈源  
蒲昌星宿之奇觀紫山雪嶺之全壤大河隱見周  
迴蟠折萬餘里莫不近攝環中朗如眉列茲者  
命使所至河瀆効靈更於曩跡未經之地創覩天池星  
石之奇煌煌

睿製光耀寰區

臣

等稟承

聖訓得以詳考今古傳之無窮夫仰

聖神之謨烈以表疆索之隆規極地域之廣輪以誌源流之靈蹟

三朝耆定大業豐功括兩戒於階庭攬八埏如戶閭誌河源者必備紀

武功所疆理區圉所并包以詳著實有其地量測不爽之由所謂真源呈露昭晰萬古而無疑也其歷代舊事諸史所載亦附著於篇援古證今益以昭中外一統之盛焉

欽定四庫全書

河源紀畧卷二十六

紀事一

河水發源回部全境

臣等謹案河水發源自蔥嶺以東至流入羅布  
淖爾皆回部境回部在西域中從古以來未入  
版圖

皇上平定回疆大啓土宇臣等考訂河源按次道里各



詳叙其都邑境疆謹先撮舉其用兵之原由成  
功之始末並恭錄

御製平定回部告成大學碑文并於卷首以著全壤內  
屬之盛焉

乾隆二十年大兵旣平準噶爾阿睦爾撒納覬為  
總台吉不獲遂煽亂諸部二回酋大和卓木波羅  
泥都小和卓木霍集占前為準噶爾所拘大兵定  
伊犁以其先獻款輸誠釋其囚以兵送波羅泥都

歸葉爾羌俾統其衆納賦執役而以霍集占居伊犁撫回衆之在準部者阿逆之叛霍集占潛助之攻勤王之台吉宰桑及我師整旅討逆伊犁復定阿逆竄哈薩克復竄俄羅斯尋斃遣侍郎三泰往驗其屍屬實而霍集占亦即遁歸舊部將軍兆惠在伊犁遣副都統阿敏道往回部議事霍集占竟以計誘阿敏道而拘之大兵興師問罪進抵庫車霍集占攜阿敏道來援至中途害之並其從行百

人冒死入庫車城旋即逸而西去我師克庫車城  
詔以將軍雅爾哈善縱賊失機逮治其罪更

命將軍兆惠率師還定回部旋收烏什定阿克蘇傳檄  
降和闐師前進直抵葉爾羌以道遠馬疲為賊所  
遮固守三月深溝高壘賊不敢犯會援師至內外  
夾擊大破賊衆逆酋遂棄城而西葉爾羌喀什噶  
爾回衆悉降我師窮追賊首叅贊明瑞邀擊之于  
霍斯庫魯克副將軍富德一敗之于阿爾楚克再

敗之葉什勒庫勒淖爾賊遁入拔達克山界副將  
軍富德率師窮追之遣使往諭其汗素爾坦沙宣  
示二酋罪狀令擒獻素爾坦沙即遵檄縛波羅汎  
都而以兵圍霍集占于阿爾渾楚哈嶺賊退保齊  
那爾河素爾坦沙以其屬進戰賊不能支傷背及  
膀乳擒之囚之於柴扎布柴扎布者拔達克山繫  
囚處也素爾坦沙乃遣人詣軍門投款報逆賊就  
擒副將軍富德察其忠順進使者撫諭責令獻俘

進軍幹罕以待之並曉以順逆利害之狀宣諭

大皇帝威德素爾坦沙傾心降服遂殺波羅泥都霍集  
占波羅泥都屍身被盜遂專函霍集占首以獻率  
其部落十萬戶與博洛爾部三萬戶來降乾隆二  
十四年西師大功告成回部悉平

御製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

建非常之功者以舉非常之事舉非常之事者以藉非  
常之人然亦有不藉非常之人而舉非常之事終建非

常之功者則賴

昊蒼篤貺神運幹旋事若禍而移福機以逆而轉順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故犁準夷之庭掃回部之穴五年之間兩勲並集  
始遲疑猶未敢信終劼劬以底有成荷

天之寵在茲畏

天之鑒益在茲爰叙其事如左達瓦齊之就俘也伊犁已  
大定矣無何而阿睦爾撒納叛彼其志本欲藉我力以

成已事時也人心未定佐饗者嘗一蟻肆狂萬狙應響蜂屯蟻雜不可爬梳畏難者羣謂不出所料準夷終不可取並有欲棄巴里坤為退守謀然予計其衆志不齊將有歸正倒戈者於是督策將帥之臣整師亟進既而伊犁諸台吉宰桑果悔過勤王思討逆賊以自贖此

天恩助順者一也二酋大小和卓木者以回部望族久為準噶爾所拘於阿巴噶斯鄂拓者也我師既定伊犁乃釋其囚以兵送大和卓木波羅泥都歸葉爾羌俾統其

舊屬而令小和卓木霍集占居於伊犁撫其在伊犁衆  
回乃小和卓木助阿逆攻勤王之台吉宰桑等阿逆賴  
以苟延及師再入阿逆遂逃入哈薩克而霍集占亦即  
收其餘衆竄歸舊穴此

天恩助順者二也準夷之事前紀畧見其概茲不復紀紀  
興師討回之由則以我將軍兆惠在伊犁時曾遣副都  
統阿敏道往回議事小和卓木乃以計誘阿敏道而拘  
之乃我師抵庫車問罪彼攜阿敏道以來援至中途害



之及從者百人彼猶逞其狂悖抗我師顏且敢冒死入庫車城乃雅爾哈善畧無紀律致彼出入自由然我滿洲索倫衆兵士無不念國家之恩効疆場之力故能以少勝衆逆渠懼而免脫此

天恩助順者三也知債轅之無濟掄幹才之可任時將軍兆惠以搜勒準夷餘黨至布魯特部落已款服其衆因命旋師定回部於是克庫車俘沙雅爾定阿克蘇畧烏什收和闐師之所至降者望風直至葉爾羌城下而我

軍人馬周行萬有餘里亦猶強弩之末矣二酋以其  
逸待之力統數萬人與我三千餘人戰我師之過河  
者纔四百餘猶能斬將奪旗退而築堡黑水固守以  
待此

天恩助順者四也萬里之外抱水救火其曷能濟乃予以  
去年六月即降旨派兵撥馬欲以更易久在行間者耳  
故兵馬率早在途一趨進而各爭前恐後人人有敵愾  
之憤此

天恩助順者五也副將軍富德及叅贊舒赫德輩率師進援以速行戈壁中馬力復疲值狂回據險坐俟頗有難進之勢夫援軍不能進則固守以待者危矣而叅贊阿里袞驅後隊之馬適至夜擣賊營我師內外夾攻彼不知我軍凡有幾萬握炭流湯之徒自相蹂躪顧命不暇於是解黑水之圍鹿駭麀驚遁而保窟我之兩軍全隊振旅以迴阿克蘇此

天恩助順者六也既而彼料我必再入泰山之壓難當乃

於我師未進之先攜其部落載其重器跳而遠去而葉爾羌喀什噶爾二城之舊伯克等遂獻城以降叅贊明瑞一邀之於霍斯庫魯克副將軍富德再陷之于阿爾楚爾于是離心者面內前途者反旆二酋惟挈其妻孥及舊僕近三百人入拔達克山境此

天恩助順者七也人蹟不通之地語言不同之國既已雀毖寧不狼顧其授我與否固未可定也然一間將軍之檄莫不援旗請奮整旅前遮遂得允渠函首露布遙傳

此

天恩助順者八也夷考西師之役非予夙願之圖何則實以國家幅員不為不廣屬國不為不多惟塵守成之志無希開創之名兼以承平日久人習於逸既無非常之人安能舉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哉然而輾轉輻輳每以艱而獲易視若失而反得故自締始以逮定功雖予自問亦將有所不解其故而不敢期其必然者故曰非人力也

天也夫

天如是顯佑國家者以

祖宗之敬

天愛民蒙

眷顧者深也則我後世子孫其何以心

上蒼之心志

列祖之志勉繼繩於有永保丕基於無窮乎繫以銘曰二  
首備德始亂為賊是興王師報怨以直伊犁既平蕞爾

奚屑徐議耕闢徐議戎設以噢以咻伊余本懷豈其弗  
戢圖彼藐回彼回不量怒臂當車戕我王臣助彼狂狙  
始攻庫車僨轅敗事用人弗當至今為愧悖逆罪重我  
武宜揚易將整師直壓彼疆阿蘇烏什玉隴和闐傳檄  
以定肉袒羊牽二酋孽深知不可活狼狽相顧固守其  
穴桓桓我師周行萬里馬不進焉強弩末矣以四百人  
戰萬餘虜退猶能守黑水築堡問信達都為之傷悼所  
幸後軍早行在道督勅速援人同怒心曾不兩月賊境

逼臨賊境逼臨彼復徵隙馬繼以進賊營夜斫出其不  
意賊乃大驚謂自天降孰敢鋒撓大靺大膊如虎搏兔  
案角隴種誰敢迴顧黑水圍解合軍暫旋整旅三路期  
並進焉賊傾軍威信不可支挈其妻孥遁投所依所依  
亦回豈不自謀豈伊庇猿而受林憂利厥輜重無遺盡  
掠遣其都九遂來獻馘詎惟獻馘並以稱臣捧賫表章  
將詣都門奏凱班師前歌後舞尸逐染鰐溫禺蒙鼓露  
布至都正建初陽



慈寧稱慶亞歲迎祥

郊廟告成諸典並舉皇皇太學豐碑再樹豐碑再樹敢予  
喜功用不得已

天眷屢蒙始之以武終之以文戡亂惟義撫衆惟仁布惠  
施恩寰宇共喜古不羈縻今為臣子疆闢二萬兵出五  
年據實書事永矢乾乾

喀什噶爾

謹按喀什噶爾為漢疏勒西境唐時一名佉沙

元名合失合爾明為哈賓哈兒今其地距京師  
一萬一千九百二十五里漢時南北兩大山中  
近蔥嶺者南則沙車為大北則疏勒為大疏勒  
東北境地面寬博多砂磧喀什噶爾正其西境  
山環水帶土地肥腴城堡鱗次正漢唐以來建  
庭之地漢書所謂磐藁城楨中城唐書所謂迦  
師城北史所謂都城五里大城十二小城數十  
者應俱屬此自此西北逾天山西行入布魯特

界即漢所謂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者是也  
蔥嶺河二源一為喀什噶爾河一為葉爾羌河  
而喀什噶爾河源最遠其水二支並出一支出  
蔥嶺中南流東經英噶薩爾之北即古依耐國  
地一支出北山麓東南流經喀什噶爾城南又  
東南流二支合東行千里南會葉爾羌河又會  
和闐河北會阿克蘇河入塔里木大河喀什噶  
爾之西為和什庫珠克又西為阿喇楚勒即古

無雷國地又西南為葉什勒庫勒即古難兜國  
地在蔥嶺中界連喀什噶爾喀什噶爾為蔥嶺  
河源從出之地謹紀其事如左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大兵討逆酋霍集占霍集占  
棄庫車而西將軍率師追之抵葉爾羌波羅泥都  
自喀什噶爾以衆馳赴與霍集占合負隅固拒相  
持累月我師振旅還次阿克蘇整軍進逆酋懼我  
師之復至也霍集占從葉爾羌遁而西波羅泥都

復入喀什噶爾盡驅其男婦出城縱火燒廬舍城門為燬脅衆偕行衆弗從賊乃盡掠牲畜驅丁男千餘人踰山而西與霍集占俱遁我師自阿克蘇進兵指喀什噶爾行至伊克斯哈喇叅贊公明瑞率前隊畧地夜聞人騎進蹴之得和濟默爾等六人來納降并從逆酋行脫歸者迎謁途次未至城百里外回民扶老攜幼跪迎爭獻牛酒果餅且言曰吾曹受準噶爾殘虐數十年賦繁役重民不聊

生久思歸附

聖化而兩和卓木負

恩背叛鉗制我衆莫由自通使我田不得耕種畜不得  
遊牧小大惴惴惟於鋒鏑今一旦去湯火登衽席  
世世子孫為

大皇帝編氓更生之幸實過願望凡有役使惟所命兆  
惠等宣諭

皇上德意皆鼓舞踴躍喜見顏色凡喀什噶爾所屬十

城七村悉隸版籍設辦事大臣一員協辦大臣一員  
章京侍衛等官如額駐防滿營領隊官無常額統  
馬步兵三百三十四名駐防綠營總管官一員統  
馬步兵六百二十五名分駐英噶薩爾滿營馬步  
兵八十名隸叅領轄綠旗馬步兵二百名隸遊擊轄  
御製喀什噶爾回衆投誠詩以紀事

己卯

今春圍解黑水營

黑水即喀什烏蘇地近葉爾羌去冬將軍兆惠等築壘固守處也

全

師迴阿克蘇城賊不敢遮亦不綴彼力創竭足堪徵北

塞調馬往二萬益以索倫之勁兵以布易回粟供餉回人

以布為珍用兵駐阿克蘇時命將餉者運以易粟騰軍省費三十餘萬復初內部就產布各省採解不以煩日

涼以被災故也數月休息胥飽騰整師兩路一時進殲渠務使

回衆寧

回前兄弟分處兩域枝梧策應命將軍兆惠等由烏什往喀什噶爾富德等由和闐往葉爾羌

率兵同時並進令其首尾不救以期俘獲屈指此際壓賊境又盼佳信夙夜

縈朝來驛致將軍奏兆惠報回衆投誠拆封披摺一詳

覽歷歷都悉軍前情進至伊克斯哈拉

地名將軍兆惠進兵攻喀什噶

爾間六月初三日行至此地

前隊中夜聞人行

參贊公明瑞於前隊畧地夜聞人騎進圖



蹤之詢得喀什噶爾回人和濟  
默爾等六人同聲勸降云云

奮勇圍捉喊勿殺是投

誠者來相迎久慕歸順大皇帝奈脅霍集占弟兄大和

卓木今肆掠想同伊弟潛逃生舊伯克等差我輩願師

速往揚威聲馬驢牛羊被虜去欲進擒彼嗟無能懇籲

將軍早赴援庶和卓木未遠征兆惠悉此率兵進通信

富德同謀乘

來降回衆云其屬方分投兩路軍門時兆  
惠聞信即移知富德軍以便協謀乘勢進

取相機持重慮賊詐

兆惠奏言回人情辭雖無可疑而  
受降如受敵兩軍並加意慎重以

防說詐甚  
相機宜

更慰萬里繫念悻四大回城三已得

喀什噶  
爾為逆

蒲大和卓木靈穴其城更大於先得之烏什阿  
克蘇二城今已款降所餘僅葉爾羌一大城矣  
遊魂釜

底馬支撐斷其左臂固美事不無少恨煩懷仍使波羅

沉都

大和卓木名也

就獲以之餌彼弟或聽乃先兵至早跳去

復需時日勞軍傾二魁俘虜靖遐壤靜候

### 天佑歌武成

漢書西域傳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

百五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

勝兵二千人有列市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又依耐國治去長安萬一千五百里戶一百二十  
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治  
所二千七百三十里

後漢書班超傳龜茲王建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  
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  
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  
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  
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

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刼縛兇題左右出其不  
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  
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  
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兇題超不聽欲示以  
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馮  
耆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  
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  
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弱不能

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  
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  
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  
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  
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  
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超捕斬反者疏  
勒復安

北史西域傳疏勒國在姑墨西白山南百餘里漢

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歲常貢獻于突厥其都城方五里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勝兵者二十人南有黃河西帶蔥嶺

唐書西域傳疏勒一曰佉沙環五千里距京師九千里而羸多砂磧少壤土王姓裴氏自號阿摩支居伽師城突厥以女妻之勝兵二十人貞觀九年遣使者獻名馬又四年與朱俱波甘棠貢方物儀鳳時吐蕃破其國開元十六年始遣大理正喬夢

松攝鴻臚少卿冊其君安定為疏勒王天寶十二  
載首領裴國良來朝授折衝都尉賜紫袍金魚

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一年四月詔安慰喀什噶

爾等城

喀什噶爾舊作合失合兒今改正

明史西域傳喀什噶爾

舊作哈密哈兒今改正

亦西域小部

落永樂九年齎勅往賜即奉命十一年遣使入朝  
貢方物宣德時亦來朝貢天順七年命使其地其  
貢使亦不能常至

附和什庫珠克阿喇楚勒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逆回波羅泥都霍集占自葉爾羌遁而西叅贊大臣毅勇公明瑞率前鋒九百人窮追及賊於和什庫珠克賊衆數千人擁據山梁來拒我師明瑞身先士卒奮勇馳擊自午及申斬獲無算追奔百餘里賊復西竄至阿喇楚勒副將軍富德等師追及之賊占據兩峯頂設伏山腰別遣賊來迎以誘我師是時富德將中軍貝勒霍



集斯公鄂對領隊大臣端濟布等佐之叅贊大臣  
明瑞領前隊領隊大臣鄂博什等佐之叅贊大臣  
阿桂領中後隊領隊大臣傅景等佐之領隊大臣  
瑚爾起等領奇兵巴圖魯侍衛老格科帔薩等領  
援兵為左翼叅贊大臣阿里袞領前隊領隊大臣  
鄂穆布等佐之領隊大臣由屯等領奇兵巴圖魯  
侍衛額爾登額領後隊以備四面援應領隊大臣  
齊凌扎布為殿軍陣伍既嚴如牆而進于是賊所

占左右兩山為左右翼奇兵所奪據山向下掩殺賊失勢散亂乃以後隊援兵右翼前隊兵與中軍競進左右翼中後隊兵併力馳之奮勇沖擊賊不能支遂各鼠竄我兵追殺二十餘里獲甲器旗纛無算賊復聚衆保一山峯抵拒左右翼兵直前截殺兩翼奇兵後隊援兵潛繞山後轉戰合勦中軍復出疑兵誘之示以劫掠輜重狀賊遂惶懼越山而竄于是以中軍率右翼兵馳往截殺與左翼兵

前後合攻賊益潰敗勦賊衆四千餘人擒斬伯克  
數十人遂乘勝追至葉什勒庫勒

御製賜明瑞詩

并序  
己卯

叅贊大臣毅勇公明瑞以逆酋大小和卓木望風先  
遁率前鋒銳卒往遮而賊回間道通信逆酋遂兼程  
走明瑞追及之於霍斯庫魯克以遠馳之旅摧拒險  
之徒銜枚列隊者甫九百人鳴哨據梁者且六十指  
而能折負嵎之勢揚卷箠之風轉戰三時辟易百里

擒生斬級輜重畢收而副將軍富德等亦以兩城既定統師會勦逆豎計日可擒非其志秉忠誠曷以功隆摧陷雖古名將孰克方茲爰賜是詩以彰其績世胄更勲戚少年能老成從軍俾習事屢戰得英聲適以狂狙遜因將勁旅征欲遮先信漏不捨竟踪橫地利彼雖擅人和我實勦騎惟九百到賊乃數千迎少卒勝其衆勇還濟以誠勗哉俘二豎衛霍遜功名

御製副將軍富德等追及兩和卓木大勝回軍捷音至

作歌紀事 已卯

慶霄對月方開筵將軍捷報驛騎傳擘囊展書歷歷閱  
額手慶慰衷心憐憐者我衆實奮力慰者呵護惟賴

天萬有餘里所致焉

軍營解馬自內地至肅州遠者已四  
五千里其自肅川至察汗烏蘇又萬

餘里而山間繞道崎嶇屢  
經戈壁均未得飲秣稍休又踰戈壁無水泉裹糧追賊

幸尾及彼逃仍在廿目前

遂酋兩和卓未驚我軍威於  
大兵未至葉爾羌喀什噶爾

二十日之前  
已離巢遠竄

明瑞先已折其角未經大創猶抗顏

先是  
參贊

公明瑞襲賊於霍斯庫魯克嶺轉戰三時擒斬賊衆甚  
夥衆勢逆擊軍聲大振會日晚我兵馬力不及賊復以

其殘衆竄去

阿爾楚爾列賊衆避其輜重伏據山輟舉墮術

在所戒集思持重勝算先

時逆酋方設伏於兩山峯頂少遣賊人迎誘我兵欲逞其

狡計副將軍富德知之與衆督大臣等集議替陣攻取不恃勇輕進

偏伍彌縫密布置發

縱指使皆英賢

副將軍富德與霍集斯等統中軍命參替明瑞阿桂等領左翼衆替阿里衮巴

祿等領右翼翼之中各分前中後隊又益以奇兵援兵隊各為二別遣巴圖魯侍衛額爾登額等分率巴圖魯兵二隊備四面應援而領隊齊凌扎布為殿軍將卒如臂指相維布置當請大臣均予心膂

巴圖魯侍衛比肩夙所教養共休戚敵愾兼逮興墜焉

是役雖僕隸無不共奮義勇

同心戮力功克就二豎鼠竄圖苟延戰

罷檢閱傷一卒殲彼計級乃盈千師難到葉爾奇木況

過數千里行遠以少勝衆剪賊黨

明瑞既以前鋒九百擊賊衆六十茲役也

我兵馬步統計不過三千人勒逆回四千餘衆擒斬者已過其四之一而勒逆渠魁如阿布都克勒木等大伯

克數十人臨陣殲之

國威赫濯揚天邊優叙未足償勞

逆裔演惡殆盡云

績

捷奏時並有旨從優議叙猶念將軍參贊等殫忱奮勇殊勲非常例可酬立待元免就解時特加曠典

桂觴欲泛還罷旃百年養士今獲效

祖宗福蔭貽萬年佇待俘虜到露布西師之役方稱全西

師之役方稱全行張凱宴勞凱旋

漢書西域傳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六十三里

附葉什勒庫勒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

王師既勦賊於阿喇楚克波羅泥都霍集占復遁至葉什勒庫勒波羅泥都先以二百人奔據葉什勒庫勒淖爾之西嶺為逃竄地霍集占擁衆萬餘人踞



北山并扼守迤東諸峯副將軍富德率師追至先  
令叅贊大臣阿里衮等由淖爾南岸徑趨西嶺而  
自于東峯擊賊憑高恃險我師仰攻連舉大礮歷  
時未克富德選烏鎗精銳者數十人從山北攀援  
而上擊峯頂賊復遣霍集斯鄂對等樹立回纥令  
新降回人大聲傳諭招降俄而山上回衆數千人  
挈其子女駝載牲畜號呼乞降沸聲如雷漫山蔽  
嶺投奔而下霍集占禁之不能止手刃數人奔者

愈衆而阿里衮之趨南岸也南岸山石壁立騎不能前則率兵徒步譟而登以火器遙擊北山諸賊北山之麓瀕水路狹僅容單車隻騎賊輜重徒屬多緣岸擁塞復于隔岸徹夜遙擊使不得登翌日并哀號請降凡納降回衆萬二千餘人獲回肅一回劍一牲畜以萬計他器物無算霍集占乘夜繞山徑與波羅泥都奔拔達克山

御製捷報

并序  
已卯

逆酋霍集占兄弟一創於霍斯庫魯克再創於阿爾  
楚爾勢威窮竄將軍富德等急躡之於伊西洱庫爾  
是拔達山連界地也時賊衆據峰負固我兵整陣勦  
擊中發大神威遠礮兼簡偏銃用鳥鎗夾攻賊中有  
伯克等悉其大隊呼籲乞降霍集占自山頂遮截至  
手刃之不得止而我兵四路設伏盡起有徒步援絕  
壁進者轉戰一晝夜賊遂大潰計獲賊衆一萬二千  
有奇鎗械二千有奇牲畜一萬有奇逆酋僅以殘衆

四五百人逸去富德等傳檄拔達山部長曉譬順逆  
令其尅日縛獻至是捷聞朕以二酋一日不獲軍務  
一日不竣雖仰賴

鴻庥收城服衆而旁午擘畫何能釋懷爰誌長言佇期永  
靖詎得已哉

待圍小憩坐屏顏捷報飛馳達玉闕奏牘機宜悉覽遍  
降蕃輜重盡遮還千軍直進伊西洱二豎旋逃拔達山  
除蔓斯之未底定可辭畫策肝宵間

御製平定回部勒銘伊西洱庫爾淖爾碑文

機有視若失而反得智者之所勲而愚者之所惑也事  
有初若勞而終逸壯者之所劬而懦者之所怯也若夫  
定全回殲二酋戰無不克攻無不取皆二將軍及諸叅  
贊以及行間衆將士之力也然予亦有所深慰於其間  
者則以五年劼劬宵旰運籌狎至實未敢偷安於頃刻  
也幸我武保定庶因答

乾  
賜  
慰

先志且以免浮議之指斥也伊西洱庫爾淖爾者我副將  
軍富德等窮追二酋至拔達克山之界獲其降者萬人  
二酋僅以身免而遣使索俘遂得獻馘振旅以成茂績  
也其地倚山臨水單騎可容而我突將無前四甄并發  
如入無人之域也賊衆首尾不能相顧監我回纥以招  
之降者鋪崖以來霍集占持刃止之或且反戈倒戟也  
是以二酋見事不成拔身遠跳駭突而喙息也先是蹇  
之于霍斯庫魯克襲之於阿爾楚爾無不以少勝衆批

亢擣堅桓桓之士真如驅虎豹而逐狸兔纏頭碩鼻奇  
流皆怳怳踉踉見即辟易也是以先聲異域駭其跳盪  
遮逆助順用攬重輜而獻免級也我兵未深入拔達克  
山境者則以討逆之師不踪無罪之地姑遣使焉彼或  
曉逆順亦將擒獻是以將帥之臣審機度時我武少輯  
也卒藏事而告成功則亦未為計之失也回部始末已  
見於勒銘葉爾奇木之碑辭不復綴也特茲紀耆定之  
在茲是以誌歲月而刻石也

漢書西域傳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  
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  
所二千八百五十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與  
諸國共屬罽賓

魏書西域傳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托  
山谷

葉爾羌

謹按葉爾羌為漢莎車國地北魏名渠莎周隋



開并於于閼唐名斫句迦種一曰沮渠今其地  
距京師一萬二千三百八十五里莎車在漢為  
西域大國東接于閼北連疏勒今考和闐為于  
閼喀什噶爾諸城為疏勒西境葉爾羌在喀什  
噶爾東南和闐西北實為莎車故壤葉爾羌河  
自其西南蔥嶺中二支分出其南支經葉爾羌  
城南又東行過呼拉瑞之南又東行入塔里木  
大河又葉爾羌西五百里為喀爾楚亦名喀楚

特為古蒲犁德若國地在蔥嶺中葉爾羌河西  
一源出其地葉爾羌為蔥嶺西南源從出之地

謹紀其事如左

康熙二十一年其地回酋阿布都里什特為準噶  
爾所執至三十五年準噶爾為大兵所破阿布都  
里什特偕其妻子來朝

賜冠服銀幣遣官護送至哈密俾歸國後為準噶爾所阻  
不獲內附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大兵平回部霍集

斯伯克以烏什降告于將軍兆惠曰霍集占自庫  
車遁而西非往喀什噶爾即葉爾羌矣若大兵進  
攻喀什噶爾則布魯特安集延賊之仇也必不往  
將南奔葉爾羌東南聯和闐以為援西南通拔達  
克山痕都斯坦哈喇圖伯以為窟進退有所據勢  
難拔不若徑趨葉爾羌招徠和闐要截拔達克山  
諸路一舉而克擒賊必矣喀什噶爾不足定也兆  
惠從其計率師進霍集占聞之即擁馬兵四千步

兵六千保葉爾羌其兄波羅泥都亦自喀什噶爾  
以馬兵三千步兵二千往會賊乘我師未至盡驅  
城外村莊居民入城田禾盡刈不及刈者焚之近  
城多為大坎城東北兼築高臺以資守禦十月我  
師將抵葉爾羌兆惠等勒兵二千分中軍左右翼  
兆惠率侍衛鄂實福齡安及閑散侍衛等為中軍  
叅贊明瑞等率巴圖魯兵二百為中軍前隊總兵  
高天喜領鎗礮隨中軍肅為後隊左翼副都統鄂

木布等領前隊副都統愛隆阿等領後隊右翼副都統由屯等領前隊總管端濟布等領後隊巴圖魯喀拉瑞綽爾圖厄魯特散秩大臣達什策凌率挑誘兵最先進各部回兵在中軍兩翼間行部勒既定前進陳於葉爾羌城東見高臺上有騎賊馬限於坎不能進于是左翼兵自東向西進攻右翼兵覓路向東進挑誘兵直前衝突時臺上坎下空房破屋中伏賊放鎗拒戰我師奪臺殺賊敗走我

師尾之注矢如雨賊紛紛墜馬追擊至城下中軍  
排立有頃賊於東西兩門內各出四五百騎對陣  
而立逡巡不敢前俄出數十騎來致師鄂木布明  
瑞等十人率勁旅賈勇入摧鋒陷陣城內益出賊  
兵與我軍三戰賊皆辟易北門又出賊騎三四百  
來夾攻為由屯截殺不得逞自郊迄申賊乃敗入  
城閉門守是役也我軍甫集殲賊甚衆將士用命  
凡新附之厄魯特回部伯克等多怨霍集占之煽

黨背德咸感激奮勇軍聲大振我師得偵者言賊  
牲畜及沙拉斯家屬俱在城南之英額齊盤山議  
移營往掠分賊勢十三日兆惠先遣愛隆阿等分  
兵八百扼喀什噶爾來援要路乃徙營從城東轉  
攻城南師濟哈喇烏蘇甫四百騎橋斷賊擁衆四  
五千騎迎戰持烏鎗長鎗在前步賊分持棍斧在  
後彌望無窮兆惠等以兵分三隊將軍居中副都  
統由屯居右鄂木布居左三隊齊進直衝賊陣將

領親冒矢石為士卒先呼聲振天賊騎兵敗走分  
兵前後迎戰兆惠等奮勇衝擊賊騎敗已又分兵  
從兩旁來犯我師馬力絀不能馳驟總兵高天喜  
副都統三格侍衛鄂實特通額死之因復踰哈喇  
烏蘇而東固守大營築堡堅壘鼓厲士卒上下一  
心賊時於堡外濬濠築臺決水灌營掘隊前進百  
計掩襲我師隨機應禦三閱月無稍懈復於營中  
掘得糧窖拾取鎗礮鉛丸日久士無飢色兵氣彌



利賊驚以為神先是夏六月

皇上軫念從征軍士在行間久欲以更番休養調撥兵馬次第抵阿克蘇及是阿克蘇叅贊大臣舒赫德即統新調兵三千五百赴援馳至巴爾楚克副將軍富德以兵三百來會簡卒蒐乘汰存疲弱率銳師邁行以新撥馬未至士多步行者二十四年正月六日次呼拉瑪霍集占擁賊五千餘騎迎戰我馬兵纔六百富德等令努三愛隆阿分領叅贊大

臣福祿等各按部伍督放中軍火器步行之索倫  
察哈爾善射兵分列兩翼自己至申與賊鏖戰十  
餘次賊敗走提督豆祗率中軍鎗礮奮起奪取賊  
人負固處誤中賊礮富德努三率左翼兵獲霍集  
占所居帳及鎗礮旗纛舒赫德愛隆阿以右翼兵  
擊敗餘賊追奔逐北十五里許翌日黎明整兵進  
行砂磧中賊又率衆踞高阜逆我師富德等督兵突  
擊竟日夜初八日賊輕我馬少四面迎截官兵屹

不動我師在砂礫地兩晝夜不得水拾冰塊以咽  
是夜陣而行將移駐有水處未十里賊隨後挑戰  
我兵亦隨機擊殺至天曉及葉爾羌河渡口富德  
等整兵守渡賊不能奪轉戰復一日夜是夜擇營  
中堪乘馬得五六十疋盡給壯士選精銳步兵二  
百從之往襲賊營未至適叅贊大臣阿里衮遵

旨督解馬千匹星馳來會阿里衮與鄂博什分兵兩翼  
謹呼馳突賊衆驚散越日與富德等合軍威大振

而敗去之賊復在外吹螺招集餘黨于是努三鄂  
博什等自右翼馳去乘勢襲擊阿里衮愛隆阿自  
左翼夾攻富德以中軍合戰殺賊千餘及大伯克  
數十獲器械馬匹無算鼓軍直前與兆惠夾攻破  
賊賊棄城遁去于是葉爾羌之舊伯克回民等以  
全城降設辦事大臣一員協辦大臣一員領隊事  
務章京侍衛等官如額管理駐防滿營佐領二員  
統馬步兵二百十一名管理綠營副將二員統防

兵六百名臺兵八十名

御製平定回部勒銘葉爾羌碑文

粵稽回始肇自天方又名默克一曰天堂大食見元回  
鶻見唐是皆髣髴所傳弗詳惟我皇清撫有華夏血氣  
之倫均歸陶冶準夷昔疆冥頑弗下恃厥險遠實梗化  
者獫狁其衆豺狼其羣以回為羊役以耕耘利其善賈  
三倍市欣拘二酋長處伊犁濱四大回城輸租獻賦騰  
格是供衛拉是懼繭絲奚堪溝壑已遽有面內心其何

能訴準夷既平羣回見天謂自今始飽食宴服遣厥酋  
歸撫爾土田生死肉骨詎疑變遷詎疑變遷德竟怨報  
助我叛疆我星軺叶是用興師聲罪致討叶乃敢抗  
顏蝟螭謹譟既侮厥外宜安厥內而何狂狙心焉昏憤  
殺人為戲奪妻為穢大失衆心無不怨背三道并發四  
甄齊攻苒知弗支自擄一空廿日之前駝走無踪爾雖  
無踪我追應窮滔滔洸洸連戰皆克旦夕苟延遂入異  
域異域畏懷舉旗助力腐鼠莫遁遂來獻馘二酋既殲

諸回永靖

叶

設官定賦去其苛政昔之諸回曉戰夜偵

今恬以嬉各保性命昔之諸回為準夷臣今語隣封曰

天王民曰天王民誰汝苦辛藝爾黍稷孽爾子孫在昔

已已爰平金川茲定回部亦已邠年歲符理紀瑞疊祥

駢持盈保泰惟懋慎旃

御製我軍詩

戊寅

我軍取烏什酋長款復獻

阿奇木霍集斯伯克  
伯克青回語大頭目霍集斯

其名也元戎乘良機率衆直前進其奈隆冬時枯草經踪

躡以此馬不肥奚堪供斫陣況臨彼巢穴螳臂孤注奮  
借一誘我軍萬騎送驅超我師纔千餘鼓勇無退寸橋  
圮度四百忠義人事勸殺賊至千餘矢盡接短刃涉淖

退保營相持城下頓

十月六日我師直薄蕪爾羌城賊

衆所向披靡三戰殲獲甚夥賊擁竄入城不出將軍兆  
惠以賊游牧在城南英莪奇船山計乘虛襲賊輜重制  
賊十三日取道城東渡河未及半而橋圮我師過河者  
纔四百騎遇賊馬步萬餘張左右翼來戰而地皆沮洳  
人馬不能如志且戰且踰河退你大營雖遇挫衄而人  
知効命殺賊千餘我四百人中纔傷一百時營中餘二  
月餘糧高壘深濠

以待集師協勤

壯士遘七人星馳兩致信

將軍遣索倫侍衛五



十保等兩次冒身突出遇賊衆遮道殺之奏奏達阿克蘇城時參贊大臣舒赫德駐守因令五十保馳驛迎起援師且直抵京師而秦軍營情事俟師齊即率以赴援舒赫德留守諸回靜以鎮

羽檄催後師繼進期颺迅畢齊阿克蘇赴援雪深恨夷考兵興來曾無遭挫勒此番客主殊不幸致事債兆惠稱輕敵請罪誠不吝此非退縮比誰逆料利鈍終能寡勝衆允由効忠盡奚忍更加罪褒嘉章服晉諸臣諸軍

士行賞以功論

命兆惠由伯爾齊封武毅謀勇一等公加賜寶石帽頂四團龍補服餘大臣弁

兵等封賞優叙有差

晝夜促後軍直前金鼓振欲藉士敵愾

今夏特命

汎索倫察哈爾健銳營及陝甘綠旗兵繼進已過關展  
而將軍富德泰督大臣舒赫德等聞此信各抒機策進  
其領軍大臣侍衛等無不切齒遂回寢皮  
食肉人人同恨計十二月中可至葉爾羌  
仰冀

天助順捷音共春來平回瀉績建

御製黑水行

已卯

喀喇烏蘇者唐言黑水同去年我軍薄回穴強弩之末  
難稱雄築壘黑水待圍解詎人力也

天忻懔明瑞馳驛踰月到

毅勇承恩公明瑞 孝賢皇后  
姪也命以副都統領兵行間為

前鋒召回京間以被圍情狀自葉爾  
羌抵京路萬五千里疾馳踰月而至

面詢其故悚予衷

蜂蟻張甄數無萬三千餘人守從容窖米濟軍軍氣壯

奚肯來麴山鞠窮引水灌我我豫備

逆回導渠淹我營  
豐將軍北惠等豫

開溝引之入河  
且轉資其用

反資衆飲用益豐銃不中

去聲

人中營樹

何至析骸薪材充著木銃鐵獲萬億

賊據高苑銃鉛九  
坐集營樹上我軍

所木為新木中得鉛九萬  
億取以擊賊斃賊無算

翻以擊賊賊計窮先是營內

所穿井園將解乃胥其中聞言為之悵請臣實鞠躬隨

復為之感

天眷信深崇敬讀

皇祖實錄語所載曾聞我

太宗時明四總兵來戰正值大霧彌霧施放火礮樹皆  
燬都統艾塔往視攻回奏敵礮正傷樹我兵曾無傷矢  
方匪今伊昔蒙

帝佑觀揚

前烈勵予冲詎人力也

天幷幪大清寰海欽皇風

御製圍解八韻

己卯

圍解萬里遠懷舒午夜頻

客冬將軍北惠等薄賊城堅壁固守三閱月起調援師時

紫宵盱至是始得正月十四日官兵勦賊解嚴兩軍會合之信

將軍誠善守

天意本先仁少挫終能勝知難在審因勞哉惟衆士予曰

有良臣更議擣虛策相籌應變神

逆回大和卓木已遁回喀什噶爾危城勢

同孤注惟慮小和卓木乘隙潛突豫籌於各路偵備以防鉅險

兎營終詎脫蠖屈乃求

仲

時軍中方議乘勝進取因念士卒久勞且兵饑在道正宜少休養銳勅於附近城中駐營以需繼進重

賞斯寧亦明征要必申舞干雖美事何以謝軍人

回酋反噬

稔惡傷我官兵非尋從此恒怯無識之徒或議解圍却賊可以罷兵匪直無以伸國威且何由潔士怒耶

御製副將軍富德奏報小和卓木霍集占亦望風先逃

葉爾羌回衆投誠擬平定回部凱歌十首

已卯

伊犁平定擬功成熟謂狂回乃背盟師直從來荷

天祐詎予本意好佳兵

偏師護衛入回城

逆酋大小和卓木為準噶爾拘禁日久我師既定伊犁乃出請繫中遣兵

送大和卓木歸舊部時葉爾羌喀什噶爾城中伯克不  
容大和卓木進城賴我師之力攻克其城大和卓木乃  
能復統  
其舊反面樓蘭太寡情是用再勤將與卒亦惟誅彼

弟和兄

庫車去歲事竣巡不戰不追免脫身

初雅爾哈善方領重兵圍庫車城而

小和卓木旋入旋出竟付諸不問自以坐得空城即可報命老師縱賊至今實貽養癰之害

設使就

擒早偃武至今猶恨債贖人

阿蘇

即阿克蘇也克字從上阿急呼之原成二字

烏什遞投降直進原期速

定驍

去冬將軍兆惠率師經薄葉爾羌城雖以再定伊犁招降布魯特周行萬餘里道遠馬乏猝爾被遮

然其時適當諸回城望風獻款因乘勢直前速期緩靖非輕進也

萬里周行強弩末將

軍猶是氣如虹

二千餘人守三月逆回數萬不能攻援軍催進全師出

命副將軍富德等統兵往援轉戰五晝夜我師全軍拔  
壘而還以少當衆且固守淹時而整暇如故洵有神助  
云實賴

鴻禧益惕衷

整軍三路進攻齊早慮同逃不暇齎

將軍兆惠富德議分兵往定兩城朕

以二酋勢威或棄其人高輜重而遁屢命將軍等熟籌詳計以偏師遮其要路周防潛竄哈什哈爾  
平聲 纔納款葉爾奇木又來僕

自古火州傳不雨纏頭驚訝雨隨軍驛致佳音感

乾

土爾番開展及葉爾羌喀什噶爾一帶素少雨澤今大兵所過甘霖應時回衆紛解來降者無不詔為神



異降夷日日出千羣

可知化外有同心單食壺漿獻致欽

將軍等奏降人爭持糗糧羊酒歡進

營門具見忱悃

便爾先逃更何往前途遮獲定成擒

時兆慈富德方撫定

兩城之衆尅日進軍而參贊公明瑞等一而往蹙賊蹤期必俘獲

窮回歸化即吾民安集勞徠命蓋臣

兩城回衆本為逆渠所脅非自甘抗

拒者今既不肯從亡且迎降恐後因諭將軍等加意拊循以示無外

檢校漢唐西域傳可

能到此事傳真

安集延將拔達山

軍中偵知二酋先期通好拔達山伯克將欲往投又以賊黨願赴安集延

持議未決然於彼此皆屬回地可以尺組繫也豈能自外八紘間行看往遺

去聲來俘獻兵氣全銷唱凱旋

按漢書之言西域謂西則限以蔥嶺蔥嶺為西域屏障蔥嶺之東南北名城相望葉爾羌地近南山東接和闐北臨喀什噶爾山縈水帶境最寬廣其所環繞間古皮山西夜子合諸國左右毗連遺墟可指實為西郵門戶之區漢代莎車憑陵兼并雄視一時班超僅以計勝之遂謂為

威震西戎我

朝

王師深入擊銳攻堅賊衆駟其說謀悉力抗拒

聖謨神遠先事綢繆呼吸之間援兵雲集響應餘孽遁

逃全城納款於是定其疆域撫其人民煌煌

天藻勒石紀銘震疊遐方騰輝萬古迄今登眺蔥嶺覽

觀河源咸在我疆我理之中此誠考證輿圖者

生民以來未逢之盛也

漢書西域傳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  
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  
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  
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  
國人計欲自托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  
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  
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  
殺漢使者自立為王約諸國背漢會衛侯馮奉世

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  
昆弟子為莎車王還拜奉世為光祿大夫是歲元  
康元年也

後漢書西域傳莎車國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匈  
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畧有西域惟莎車王延最强  
不肯附屬元帝時常為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  
亦復叅其典法常勅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  
天鳳五年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拘匈奴擁

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  
靜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  
承制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  
十五國皆屬焉九年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  
立其兄康兩子為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鄯善  
王安并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蔥嶺以東  
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  
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為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

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詔書攻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焉號賢為單于賢浸以驕橫重求賦稅數攻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

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恃兵強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遺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賢攻破之冬復攻殺龜茲王又以兵威迫奪大宛于寘諸國遣將鎮守後倭為于寘所敗于寘王廣德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



車執賢而并其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兵將賢  
質子不居徵立為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  
弟齊黎為莎車王章帝元和三年時長史班超發  
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

又班超傳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擊莎車  
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  
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計莫  
若各散去于闐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

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  
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十騎於東徵于  
寘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  
遂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由是威  
震西域

魏書西域傳渠莎國居故莎車城在子合西北去  
代一萬二千九百八十里

唐書西域傳疏勒東南五百里濟徒多水踰沙嶺

有斫句迦種或曰沮渠地千里東踰嶺八百里即于闐也

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一年正月立于闐雅兒看雅兒看即葉爾羌對音之訛兩城水驛十三年正月詔安慰雅

兒看等城

附喀爾楚

漢書西域傳蒲犁國王治蒲犁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五百東

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

後漢書西域傳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  
兵三百五十人東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  
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  
持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

魏畧西戎傳中道西行滿犁國億若國并屬於閼  
魏書西域傳渴槃陀國在蔥嶺東朱駒波  
西河經其國

魏書又  
作朱姑

唐書西域傳渴槃陀或曰漢陀曰喝館檀亦謂渴  
羅陀由疏勒西南入劍末谷不忍嶺六百里即其  
國也距瓜州四千五百里直朱俱波西南距懸度  
山北抵疏勒西護密西北判汗國也治蔥嶺中都  
城負徙多河其王多疏勒人世相承為之

